

中國史學叢書

何炳松主編

鄭鶴聲編

班固年譜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中國史學叢書

何炳松主編

鄭鶴聲編

班固年譜

商務印書館出版

自序

子長孟堅，漢之令史，出自關西，播爲史宗，實足以冠冕羣倫，景仰萬世者矣。中國之有司馬遷，班固，猶歐西之有希羅多德（Herodotus），蘇錫德第（Thucydides），其際位旨趣，若合符節，何以言之，希臘古代史學，大率紀述繁蕪，不足稱道，其正真之史家，當首推西元前第五世紀之希羅多德。希氏開闢榛荆，啓發新猷，庸使後之歐人，奉爲史界鼻祖（Father of History）。蘇錫德第繼之，推演餘緒，實爲希臘史家後勁。司馬氏世司典籍，工於制作，當古史毀亡之餘，首創紀傳之體。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可謂吾國史界太祖。班氏繼之，後起之秀，史識之卓，鮮有匹敵。此四人者，雖謂之中西史學界父祖之輩，不爲過也。

馬班史學，俱出世家，司馬氏自上世掌天官事，至周爲太史，漢時又掌之，至遷談父子，繼纂前業，未嘗不敬念其先烈。祖世相傳，上下千年，史學源淵之深，從可知矣。故如司馬氏者，實爲吾國有史可稽首出之史學世家，而班氏承之，無獨有偶。班氏於漢，亦爲世族。自班游以寵異得

太史公書，實開班氏史學之漸。嗣後班彪並爲當時大儒，一時學者自楊子雲以下，莫不造門，其家學之隆，概可想見。漢書之撰，本出彪意，孟堅續成父業，昭又續成兄業，可謂自司馬氏後吾國第二之史學世家。其源淵所自，雖不及司馬氏之世掌天官，然自叔皮而下，固昭兄妹，擅長史學，一門濟美，世莫與儔，其隆與實超司馬氏而上之。吾國論文學者，有宋眉山之三蘇，震耀區宇，而論史學者，則不知有漢扶風之三班者多矣。惜哉！

班馬並稱，自昔已然，其史學之貢獻，則曰史漢（詳見拙著史漢研究）固已「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星辰之行」（文心雕龍）矣。至其行事，闕焉不詳。吾浙海寧王國維（靜安）氏，高才廣識，尤擅史學，嘗輯太史公遺事，爲太史公繫年考略一卷（刊廣倉窘學叢書），吉光片羽，亦表揚先哲之意。而孟堅行事，迄無撰著，不獨有向隅之感，亦史學界之缺憾也。象山陳漢章（伯弢）君，曾撰馬班作史年歲考（刊綴學堂初藁內），雖多精確之論，然全文不過千言，語焉弗備。於是考之舊籍，撰班固年譜。

班固年譜

漢書敘傳：「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棄於薈中，而虎乳之。（原注：「師古曰，薈，雲薈，夢澤也。春秋左氏傳曰：楚若敖娶於邲，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邲，淫於邲子之女，生子文焉。邲夫人使棄諸薈中，獸乳之。邲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薈與夢同。」）楚人謂乳穀，謂虎於櫟，故名穀於櫟，字子文。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爲號。（師古曰，「子文之子鬬班，亦爲楚令尹。」）秦之滅楚，遷晉代之間，因氏焉。（漢書卷一百上）是則班氏之先，本屬南人，而後移殖北方者也。自秦而後，世系始有可考。

（一）班壹（二）班孺（三）班長（四）班回（五）班况（六）班婕妤 漢書敘傳：「始皇之末，班壹避墜（古地字）於樓煩（山西鴈門）致馬牛羊數千羣。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年百餘歲，以壽終，故北方多以壹爲字者。壹生孺，孺爲任俠，州郡歌之。孺生長，官至上谷守。長生回，以茂材爲長子令。回生况，舉孝

廉爲郎，積功勞至上河農都尉。大司農奏課連最，入爲左曹越騎校尉。成帝之初，女爲婕妤。漢書卷九十七外戚傳：「孝成班婕妤，帝初卽位，選入後宮，始爲少使，俄而大幸，爲婕妤。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適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趙氏姊驕妬，婕妤恐久見危，求共養太后，長信宮，上許焉。婕妤退居東宮，作賦自傷悼。至成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致仕就第，貲累千金。徙昌陵，昌陵後罷，大臣名家，皆占數於長安。况生三子，伯，旃，穉。漢書卷一百上）班氏本處晉代之間，以畜牧起家。至况女爲婕妤，始徙關中，班氏家聲，於是不振。

(七) 班伯 漢書敘傳：「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學，召見晏昵殿。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拜爲中常侍。時上方鄉（同嚮）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既通大義，又講異同於許商，遷奉車都尉。數年，金華之業絕，出與王許子弟爲羣，在於綺襦執紼之間，非其好也。家本北邊，志氣忼慨，數求使匈奴。河平中，單于來朝，上使

伯持節迎於塞下，會定襄大姓石季羣冀報怨，殺追捕吏。伯上狀，願試守期月，上遣侍中中郎將王舜馳傳代伯護單于，并奉璽書印綬，即拜伯爲定襄太守。定襄聞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伯至，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恩雋者，迎延滿堂，日爲供具，執子孫禮，郡中益弛，諸所賓禮，皆名豪，懷恩醉酒，共諫伯宜頗攝錄盜賊，具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迺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吏，分部收捕，及它隱伏，旬日盡得。郡中震竄，咸稱神明。歲餘，上徵伯，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祖冢，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因召宗族，各以親疎加恩，施散數百金。北州以爲榮，長老紀焉。道病中風，既至，以侍中光祿大夫養病，賞賜甚厚，數年未能起。會許皇后廢，班婕妤供養東宮，進侍者李平爲婕妤，而趙飛燕爲皇后，伯遂稱篤。久之，上出過臨候伯，伯惶恐起，眠（古視字）事。自大將軍薨後，（指王鳳）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受幸，出爲微行，行則同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古笑字）大噓。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紉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以伯新起，數日禮之，因顧指畫而問伯，紉爲無道，至於是乎？伯對曰：書云：迺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

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如此，此圖何戒？伯曰：沈酒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諱，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酒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憚，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時長信庭林表適使來聞見之，後上朝東宮，太后泣曰：帝聞顏色瘦黑，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宜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諾。車騎將軍王音聞之，以風丞相御史，奏富平侯罪過。上酒出放爲邊都尉。後復徵入，太后與上書曰：前所道尙未效，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摩？上謝曰：請今奉詔。是時許商爲少府，師丹爲光祿勳，上於是引商丹入爲光祿大夫，伯遷水衡都尉，與兩師並侍中，皆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常從，及有大政，俱使諭指於公卿。上亦稍厭游宴，復修經書之業，太后甚悅。丞相方進復奏，富平侯竟就國。會伯病卒，年三十八，朝廷感惜焉。〔漢書卷一百上〕

(八) 班旂 漢書敘傳：「旂博學有俊材，左將軍史丹舉賢良方正，以對策爲議郎，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劉向校祕書，每奏事，旂以選受詔，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祕書之副。時書不布，自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大將軍白不許，語在東平王傳。」(師古曰：此

言東平王求書不得而游獲賜祕書，明見寵異。」游亦早卒，有子曰嗣，顯名當世。」（漢書卷一百上）游與向並校祕籍，又獲賜書，班氏家學淵源於是。

（九）班穉

漢書敘傳：

「穉少爲黃門郎中，常侍，方直自守。成帝季年，立定陶王爲太

子，數遣中盾請問近臣，穉獨不敢答。哀帝卽位，出穉爲河西屬國都尉，遷廣平相。王莽少與穉兄弟，同列友善，兄事游而弟畜穉。游之卒也，修總麻，賻贈甚厚。平帝卽位，太后臨朝，莽秉政，方欲文致太平，使使者分行風俗，采頌聲，而穉無所上。琅邪太守公孫闔言災害於公府，大司空甄豐遣屬馳至兩郡諷吏民，而劾闔空造不祥，穉絕嘉應，嫉害聖政，皆不道。太后曰：「不宜德美，宜與言災害者異罰。」且後宮賢家，我所哀也。闔獨下獄誅。穉懼，上書陳恩謝罪，願歸相印，入補延陵園郎，太后許焉。食故祿終身。由是班氏不顯莽朝，亦不罹咎。初，成帝性寬，進入直言，是以王音翟方進等繩法舉過，而劉向杜鄴王章朱雲之徒，肆意犯上，故自帝師安昌侯師舅大將軍兄弟及公卿大夫後宮外屬史許之家，有貴寵者，莫不被文傷詆。唯谷永常言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戚，女寵至極，不可尙矣。今之後起，天所不

嬰，什倍於前。永指以駁議趙李，亦無間云。」（漢書卷一百上）兩漢之際，喪敗相屬，而班氏獨以世家永其傳，則亦稱「方直自守」之效也。

（十）班嗣（十一）班彪。漢書敘傳：「穉生彪，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嗣雖修儒學，然貴老嚴之術。（師古曰：「老，老子也。嚴，莊周也。」）叔皮惟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年二十，遭王莽敗，世祖卽位於冀州。時隗囂據壘擁衆，招輯英俊，而公孫述稱帝於蜀漢，天下雲擾，大者連州郡，小者據縣邑。旣感囂言，又愍狂狡之不息。迺著王命論以救時難。（辭略）知隗囂終不寤，迺避墜於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嘉其美德，訪問焉。舉茂材爲徐令，以病去官。後數應三公之召。仕不爲祿，所如不合，學不爲人，博而不俗，言不爲華，述而不作。有子曰固。」（漢書卷一百上）班氏之學，至嗣彪而派別，嗣究老莊，流入玄學，彪主興廢，乃爲史學，其子固則直接其影響者也。固有弟曰超，有妹曰昭，超爲蘭臺令史，昭則續補漢書，則又受固之影響者矣。

班氏自闕伯比子爲楚令尹，是謂令尹子文，其子曰闕班，亦爲楚令尹，厥後不可詳考。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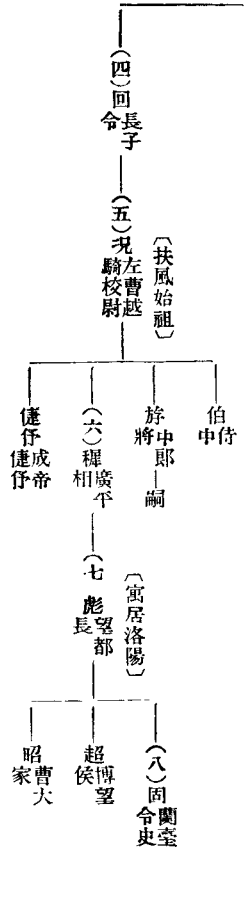
班壹至班固，凡歷八世，前後四百餘年，其世系行輩，可列如次：

班氏世系表：

〔楚始祖〕

〔北地始祖〕

(一) 鬬伯比 楚人 — (二) 令尹子文 楚令尹 — (三) 鬬班 楚令尹 …… (一) 班壹 秦人 — (二) 穉人 漢 — (三) 長守 上谷



固字孟堅，亦號蘭臺，（明張溥稱班固集曰班蘭臺集）其先本出北地，（張溥班蘭臺

集，丁福保班孟堅集，俱題曰北地班固。山西省志古蹟：「班氏故居，在甯武縣。」自曾祖况

遷居長安，父祖以下，世居扶風（漢書卷二十八上地理志：右扶風注：「故秦內史。高帝元年

屬雍國，二年更爲中地郡，九年罷復爲內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爲右內史，太初元年，更名主爵都尉爲右扶風。嘉慶扶風縣志卷二疆域：「扶風，古官名也。張晏曰：扶助也，風化也，始於漢太初元年，以主爵都尉爲右扶風，與京兆馮翊稱三輔焉。魏以後並爲郡，其以名縣，始於唐貞觀八年，實古美陽也。」宋世榮嘉慶扶風縣志疆域序：「昔之扶風爲郡，今之扶風爲縣，夫人而知之也。今之扶風，卽古之美陽，亦夫人而知之也。今之扶風，卽古之美陽，亦卽古之釐郿上宜，今之武功岐山郿縣，亦卽古之美陽，夫人未必知之。」畢沅乾隆扶風縣志序：「今之扶風，爲漢之美陽，右扶風所領之一縣也。漢無扶風縣，故班書中所謂扶風者，皆省文去右字，舉一郡而言，非卽今之扶風縣地也。」安陵（范曄後漢書卷七十一上班彪傳：「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又卷七十七班超傳：「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彪之少子也。」趙翼廿二史劄記，周壽昌後漢書補注並云：「班彪傳扶風安陵人，班超傳扶風平陵人，當有一誤。」案趙周說是也。漢書地理志：「安陵，惠帝置，莽曰嘉平。師古曰：闕駟以爲本周之程邑也。」又：「平陵，昭帝置，莽曰廣利。」安平二陵，爲漢五陵之二。乾隆鳳翔府志古蹟：「茂陵在右扶風，乃東漢班

馬耽竇誌勳戚故里。」許之慚茂陵詩：「雄風三輔表黃圖，按部扶風春草蕪，銅柱有村悲故劍，著書通里景鴻儒。環山百雉今荒邑，帶水千畦屬奧區，眺首茂陵啣落日，秦川渺渺正躊躇。」則亦有作茂陵者矣。然張懷瓘書斷：「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司馬光資治通鑑：「建武六年，隗囂歸天水，以安陵班彪之屬爲賓客。」俱與范書班彪傳同，當有所本。陝西省志，鳳翔府志，扶風縣志，並同，今從之。班家谷，又曰蘭臺，亦曰班家臺。（乾隆鳳翔府志古蹟：「班家臺，在扶風縣南一里，漢班氏故居，遺址存。」嘉慶扶風縣志卷八古蹟：「班家谷，在縣西南，漢班氏故居，俗呼蘭臺，亦曰班家臺。」明傅振商三班故居詩：「卓識述王命，肯堂二妙開，千秋良史筆，萬里出羣才，大業光鐘鼎，遺居付草萊，我行經舊里，仰止思悠哉。」）班彪長子祖穉，哀帝時爲廣平相，曾祖况，成帝時爲左曹越騎校尉，伯祖伯爲侍中，能勸學，仲祖旂，與劉向校書祕府，家有賜書，伯父嗣，有聲於時，好老嚴之學，至父彪乃以史學名家。故班氏在漢，不惟爲史學大家，抑亦一代儒宗。固生光武建武八年（西元三二）卒，和帝永元四年（西元九二）享年六十有一，距司馬子長之卒，約百餘歲。茲就其生平事蹟，繫年考釋如次：

漢光武建武八年壬辰（西元三二）一歲

（一）固生河西，父彪年二十九。

劉文如四史疑年錄：「班固得年六十一，生於光武建

武八年，卒於和帝永元四年，見范書本傳和帝本紀及固本傳。」（卷一）案范書和帝紀不

言固卒事，范書本傳卽固本傳。引重。吳榮光歷代名人年譜：「光武建武八年壬辰閏六月，

班孟堅固生。」（卷一）所云閏月，不知其本。范書班彪傳：「彪年二十餘，更始敗，三輔大亂，

時隗囂擁衆天水，彪乃避難從之。彪旣疾囂言，又傷時方艱，乃著王命論，以爲漢德承堯，有

靈命之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欲以感之，而囂終不寤，遂避地河西。」（卷七上）資治

通鑑載此事在建武五年夏四月，固生建武八年，則彪避地河西之第三年也。四史疑年錄：

「班彪得年五十二。生前漢平帝元始三年，卒光武建武三十年，見范書本傳。」（卷一）逆

計彪生固時，年已二十有九矣。

（二）弟超生

范書班超傳：「班超字仲升，徐令彪之少子也。爲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

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十四年（和帝永

和十四)八月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超素有胸脅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其九月卒，年七十一。」(卷七十七)逆計生年，常同兄固，固卒年六十一，在永元四年，仲升卒年七十一，在永元十四年，相距正十歲也。四史疑年錄：「班超得年七十一，和帝永元十二年，超在西域上書乞還。十二年超之妹昭已上書言超在沙漠，至今積三十年，今且七十，帝感其言，乃徵超還。十五年，超還京師，九月卒。是超生於光武建武九年矣。見和帝本紀及超本傳。」(卷二)案是說有二誤。其一：和帝十四十五年紀，並無言超還及卒事。其二：本傳言超卒在永元十四年九月，非十五年九月也。疑年錄以十四年爲十五年，致有此訛。又吳榮光歷代名人年譜前附存疑及生卒年月無考姓氏：「班仲升一作生於建武七年辛卯，卒於永元十四年壬寅。」(卷首)又歷代名人年譜：「光武建武九年，班定遠超生。」(卷一)皆誤，不足信。惟武進張惟驥疑年錄彙編：「班仲升七十一，生建武八年壬辰，卒永元十四年壬寅。」(卷一)則正與余見同，爲可徵信。

建武九年癸巳(西元三三)二歲

(一) 隨父彪避難河西

(二) 四史疑年錄，歷代名人年譜，以仲升生是年誤。

(三) 隗囂卒

范書光武本紀：

「建武九年，春正月，隗囂病死，其將王元、周宗復立囂子

純爲王。」

(卷一下)

范書隗囂傳：

「隗囂字季孟，天水成紀人也。招聚其衆，自稱西州上將

軍。及更始敗，三輔耆老士大夫皆奔歸囂，囂素謙恭愛士，傾心引接，爲布衣交。以前王莽平

河大尹 長安 谷恭爲掌野大夫，平陵 范遂爲師友，趙乘 蘇衡 鄭興爲祭酒，申屠剛 杜林爲持

書，楊廣 王遵 周宗 及 平襄 人行巡，阿陽 人 王捷，長陵 人 王元 爲大將軍，杜陵 金丹 之屬爲賓

客，由是名震西州，聞於山東。」(卷四十三) 囂 旣好士，故彪 亦從之，爲賓客焉。

建武十年甲午 (西元三四) 三歲

(一) 隨父彪避難河西

(二) 隳西平

范書光武本紀：

「建武十年冬十月，中郎將 來歙 等大破隗純 於落門，其

將王元 奔蜀，純 與周宗 降，隳右平。」(卷一下)

建武十一年乙未（西元三五）四歲

隨父彪避難河西。

建武十二年丙申（西元三六）五歲

（一）隨父彪東歸洛陽

袁宏後漢紀：「建武十二年九月，竇融與五郡太守詣京師。」

（卷一）范書梁統傳：「建武十二年，統與融等俱詣京師。」（卷四十六）范書班彪傳：「彪

避地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爲從事，深敬待之，接以師友之道。彪乃爲融畫策事漢，總河

西以拒隗囂。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爲。帝雅

聞彪名，因召入見，舉司隸茂材，拜徐令。」（卷七十七）范書竇融傳：「竇融字周公，扶風平

陵人也。融見更始新立，東方尙擾，不欲出關，而高祖父嘗爲張掖太守，從祖父爲護羌校尉，

從弟亦爲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獨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

爲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兄弟皆然之。以融世

任河西，爲吏人所敬向，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河西民俗質樸，而融等政亦寬和，上

下相親，晏然富殖。修兵馬，習戰射，明烽燧之警。羌胡皆震服親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飢者，歸之不絕。融等遙聞光武卽位，而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至是乃引見融等，待以殊禮。」（卷五十三）是兩漢之間，河西之地，實爲避世桃源，且融本扶風人，與彪同郡，故班氏一家，亦相依爲命也。

（二）公孫述卒 范書光武本紀：「建武十二年冬十一月戊寅，吳漢臧宮與公孫述戰於成都，大破之，述被創夜死。辛巳，吳漢屠成都，夷述宗族。」（卷一下）范書公孫述傳：「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也。」（卷四十四）自是漢室漸平。

建武十三年丁酉（西元三七）六歲

（一）漢封官拜爵 范書光武本紀：「建武十三年夏四月，大司馬吳漢自蜀還京師，於是大饗將士，班勞策勳，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卷一下）蓋自公孫述平，漢室統一，於是有封官拜爵之舉，預封賞者至四百餘人，則彪之拜徐令，似亦在其時矣。

(二)隨父彪任至徐。范書班彪傳言彪於光武召見後，舉司隸茂材，拜徐令。原注：「徐縣，屬臨淮郡。」案卽今江蘇徐州是也。班彪集有覽海賦，其首末四句云：「余有事於淮浦，覽滄海之茫茫……通王謁於紫宮，拜太乙而受符。」（藝文類聚八）則彪之實受徐任，可以推知。其時固亦當隨至任所。

建武十四年戊戌（西元三八）七歲

隨父彪任至徐。范書班彪傳：「拜徐令，以病免。」（卷七十上）不知彪於何年因病去官，以理推之，當有一二年之久。

建武十五年己亥（西元三九）八歲

父彪北征。案此後數年，行蹟不明，嚴可均輯上古三代秦漢六朝文。其班叔皮集於覽海賦後，卽列北征冀州兩賦，或彪去徐任後，卽至北冀歟？其北征賦首段云：「余遭世之顛覆兮，罹堙塞之阨災，舊室滅以丘墟兮，會不得乎少留。遂奮袂以北征兮，超絕跡而遠遊……」（文選藝文類聚二十七）又冀州賦首段云：「夫何事于冀州，聊託公以遊居，歷九

士而觀風，亦愍人之所虞。遂發軔於京洛，臨孟津而北厲。……〔藝文類聚六又二十八初學記八〕姑繫於此，以待考質。

建武十六年庚子（西元四〇）九歲

（一）行蹟不明，當自誦讀。

（二）范書稱固能屬文

范書本傳：「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卷七上）

建武十七年辛丑（西元四一）十歲

行蹟不明，當自誦讀。

建武十八年壬寅（西元四二）十一歲

行蹟不明，當自誦讀。

建武十九年癸卯（西元四三）十二歲

（一）行蹟不明，當自誦讀。

（二）父彪上奏，宜備諸王國官師

范書光武本紀：「建武十九年，閏四月戊申，進趙齊

魯三國公爵爲王。六月戊申，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疆，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以疆爲東海王，立陽爲皇太子，改名莊。」
(卷一下) 范書班彪傳：「時東宮初建，諸王國並開，而官屬未備，師保多闕，彪上言書奏，帝納之。」(卷七十七上) 案傳注：「建武十九年，建明帝爲太子，十七年封諸王。」則彪之上奏，當在是年。

建武二十年甲辰(西元四四)十三歲

在洛陽見王充

謝承後漢書：「固年十三，王充見之，拊其背謂彪曰：此兒必記漢事。」

(范書本傳注引) 范書王充傳：「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充少

孤，鄉里稱孝，後到京師，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卷七十九)太學在洛陽，充肄業其間，又好游洛陽書肆，又師事班彪，則其見固時，當在洛陽明矣。

建武二十一年乙巳(西元四五)十四歲

(一) 在洛陽誦讀。

(二) 妹昭生。四史疑年錄：「曹世叔妻班昭，約年七十餘。昭本傳，卒年七十餘，考其卒當在安帝元初數年之間。何以知之？昭卒在鄧太后之前，故鄧太后素服使護喪事，是必在安帝永寧之前矣。又考安帝永初元年，昭諫鄧隲之事，是昭在官師，爲太后所敬聽，故其子成（卽子穀）爲中散大夫，必和帝永元七年爲長垣長以後也。何以知其永元七年以後也？班固卒於永元四年，班固旣死，始召昭入宮，續編漢書，當在子穀爲長垣長以後。此時昭年已將六十，若昭年輕，和帝亦不便召之入宮。昭爲班彪幼女，固超之妹，昭上書言同產兄一事，當亦在永元十二年間。溯其前而計之，昭生約在光武建武二十年後，比超小十餘歲。昭生約十歲，而父彪死也。」（卷一）案班彪卒，在建武三十年，距此十歲，而超生建武八年，則此時已十有四歲矣。范書班昭傳：「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高才博學。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常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

大家作賦頌。及鄧太后臨朝，與聞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關內侯，官至齊相。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永平中，太后兄大將軍鄧騭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欲許，以問昭，昭因上疏，太后從而許之。於是騭等各還里第焉。昭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卷一百十四列女傳）

建武二十二年丙午（西元四六）十五歲

在洛陽誦讀。

建武二十三年丁未（西元四七）十六歲

（一）父彪辟司徒王（音肅）况府。范書光武本紀：「建武二十三年夏，五月丁卯，大司徒蔡茂薨。九月辛未，陳留太守王况爲大司徒。」（卷一下）紀注：「况字文伯，京兆人。」（同上）范書班彪傳：「彪復辟司徒王况府。」（卷七上）傳注：「建武二十三年，王况爲司徒。」（同上）案范書虞延傳：「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也。建武二十三年，司徒王况辟焉。」（卷六十三）則彪之被辟，當在同年。

(二)固入洛陽太學 父彪既被辟於司徒府，固或於是年入洛陽太學。范書光武本紀：「建武五年，始起太學。」(卷一上)紀注引陸機洛陽記：「太學，在洛陽城故開陽門外，去宮八里。講堂長十丈，廣三丈。」(同上)固在太學，與崔駰、李育、傅毅同時齊名。范書本傳：「及長，遂博覽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卷七十下)當皆爲入太學以後事。

附表一 太學學友表

姓名	字號	籍貫	事蹟舉要
李育	元春	扶風漆縣	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太學，深爲同郡班固所重。固奏記薦育於驃騎將軍東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之。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建初元年，衛尉馬廖，舉育方正爲議郎，後拜

傅毅	孔僖	
武仲	仲和	
扶風 茂陵	魯國 魯縣	
少博學永平中於平陵習章句因作迪志詩毅以顯宗求賢不篤士多隱處故作七激以爲諷（范	僖與崔篆孫駟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僖廢書歎曰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類狗者駟曰然昔孝武皇帝始爲天子年方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之爲善僖曰書傳若此多矣鄰房生梁郁儂和之曰如此武帝亦是狗耶僖駟默然不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駟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駟詣吏受訊僖以吏捕方至恐誅乃上書肅宗自訟書奏立詔勿問（范書卷一百九儒林傳）	博士。（范書卷一百九儒林傳。）

書卷一百十文苑傳

崔駟	亭伯	涿郡安平
<p>駟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常以典籍爲業，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太玄靜，將以後名失實，駟擬揚雄解嘲，作達旨以答焉。（范書卷八十二）</p>		

建武二十四年戊申（西元四八）十七歲

（一）在洛陽太學讀書。

（二）南北匈奴始分裂

自立爲南單于，於是分爲南北匈奴。（卷一下）

建武二十五年己酉（西元四九）十八歲

（一）在洛陽太學讀書。

范書光武本紀：「建武二十四年冬十月，匈奴奠鞮日逐王比

(二)父彪上奏宜復置烏桓校尉

范書光武本紀：

「建武二十五年，烏桓大人率部衆

內屬，詣闕朝貢。」

(卷一下)范書烏桓傳：

「建武二十五年，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

十二人，率衆向化，詣闕朝貢，獻奴婢牛馬及弓虎豹貂皮。是時四夷朝賀，絡繹而至，天子乃命大會勞饗，賜以珍寶。烏桓或願留宿衛，於是許其渠帥爲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遂爲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爲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史，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爲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寧城，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卷一百二十)

建武二十六年庚戌(西元五〇)十九歲

在洛陽太學讀書。

建武二十七年辛亥(西元五一)二十歲

(一)在洛陽太學讀書。

(二)顏師古以固二十而孤，非。

漢書敘傳：「有子曰固，弱冠而孤。」(卷一百上)師古

注曰：「固年二十也。」(同上)案孤者，無父之謂也。彪卒於建武三十年，固年二十有三，此作二十誤。禮：「二十曰弱冠。」疏：「二十成人，初加冠，體猶未壯，故曰弱也。」師古泥於古說，故曰二十。其實弱冠二字，後世已沿爲年少之稱，如左思詩所謂：「弱冠弄柔翰」是也。且固於明帝永平元年說東平王蒼，年已二十有七，而范書本傳仍曰固始弱冠，奏記說蒼此弱冠二字不拘二十之例也。

(三)司徒王况卒

范書光武本紀：「建武二十七年夏四月戊午，大司徒王况薨。五月

丁丑，詔曰：昔製作司徒，禹作司空，皆無大名，其令二府去大。以大司農馮勤爲司徒。」(卷一

下)

建武二十八年壬子(西元五二)二十一歲

(一)在洛陽太學讀書。

(二)父彪上酬答北匈奴和親事宜。范書光武本紀：「建武二十八年冬十月，北匈奴遣

使貢獻乞和親。」(卷一下)范書南匈奴傳：「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城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言，(辭略)帝悉納從之。」(卷一百十九)

(三)父彪辟於馮勤府。范書班彪傳：「後數應三公之召，輒去。」(卷七十一)三公者，太尉，司徒，司空也。彪初受聘於王况府。况卒，建武二十七年，馮勤繼之。是年彪尙在三府議酬答北匈奴事宜，且曰：司徒掾，則又被辟於馮勤府矣。

(四)父彪撰史記後傳。范書班彪傳：「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掇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酌斟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略論曰：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於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檮杌之事遂闕，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紀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壬公卿

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探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以絕，則其功也。至於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爲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蔽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敘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尙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

暇也。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爲世家，惟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卷七十一）嗣後固撰漢書，純以此論爲改修史記之出發點，亦可見班氏父子之史學，故備錄之。劉知幾史通正史篇：「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班固集作段肅，固本傳作殷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爲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褒美僞新，誤後惑衆，不當垂之後代者也，於是採其舊事，旁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史通卷十二）案彪所撰史記後傳六十五篇，其存者極鮮，在今漢書中，尙可見之。漢書韋賢翟方進元后三傳，俱稱司徒掾班彪曰，顏師古注發例於韋賢傳曰，漢書諸贊，皆固所爲。其有叔皮先論述者，固亦顯以示後人。（四庫總目卷四十五）鄭漁仲曰：「善學司馬遷者，莫如班彪，彪續遷書，自孝武至於後漢，欲令後人之續已，如己之續遷，旣無衍文，又無絕緒，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繼志也。其書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元成二帝贊耳，皆於本紀之外，別記所聞，可謂深入太史公之闢與

矣。」(通志總序)是則班彪史學，可見一斑矣。(彭書贊皆曰「司徒掾某曰」則當任職後作。)

建武二十九年癸丑(西元五三)二十二歲

(一)在洛陽太學讀書。

(二)父彪爲望都長。范書班彪傳：「後察司徒廉，爲望都長，吏民愛之。」(卷七十一)

案前歲彪尙在三府議事，次歲卒官，其爲望都長，當係是年。

建武三十年甲寅(西元五四)二十三歲

(一)父彪卒。范書班彪傳：「建武三十年，年五十二，卒官。」(卷七十一)案此云卒官，

卽爲望都長。望都，漢縣，今屬河北保定縣。其著述：史記後傳六十五篇。(本傳作數十篇，從史通。)班彪所著賦論書記奏事。(范書九篇，七錄五卷，隋志二卷，唐志三卷，嚴目輯存賦三，騷一，疏一，上言二，奏事一，上事一，奏事一，奏議一，書二，論二，凡十四篇。案書鈔六十六引班彪箋，嚴目失采。又范書統合九篇，而嚴輯反多五篇，古無今有，似無其理，然隋志梁有五

卷，以五卷之數核之，似亦必不止九篇也。范書恐誤。嚴目輯存覽海賦（藝文類聚八）北征賦（文選，藝文類聚二十七）摯虞文章流別論（冀州賦）（水經，蕩水注）藝文類聚二十八作游居賦。悼離騷（藝文類聚二十八）復西羌校尉書（范書，西羌傳）上書宜復烏桓校尉（范書，烏桓傳）上書選置東宮及諸王國官屬（范書本傳）奏事（北堂書鈔八十三引班彪奏）上書（北堂書鈔十九）御覽二百九，又六百九十，又七百五十九，又八百九引班彪上書）奏議答北匈奴（范書，南匈奴傳）與京兆丞郭季道書（范書，蘇竟傳）注引三輔決錄注）與金昭卿書（文選，張華答何劭詩）注）王命論（漢書，敘傳）文選，藝文類聚十）史記論（范書本傳）袁宏後漢紀十三節）案嚴目外，尚有爲竇融章奏（范書，竇融傳）上便宜（北堂書鈔）牋（北堂書鈔，太子中庶子引）范蔚宗論其爲人曰：「班彪以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間，行不踰方，言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人，敷文華以緯國，典守賤薄，而無悶容。彼將以世運未宏，非所謂賤焉恥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篤也。」（范書本傳論）

（二）固自太學歸鄉里。范書本傳：「父彪卒，歸鄉里。」（卷七十一）陳漢章馬班作史

年歲考：「班彪以建武十二年丙申三十四歲自河西入朝，以三十年甲寅五十二歲卒官，成史記後傳數十篇，固已三十三歲，自太學歸鄉里，范書本傳記彪卒於固上奏記東平王蒼之後，東平王以永平元年輔政，彪卒已隔三年，不當記於永平初。其下文云歸鄉里，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蓋固以三十年甲寅歸鄉里。」（綴學堂初藁卷二）案此說是也。設固以十六歲入太學，至是前後已八年矣。

建武三十一年乙卯（西元五五）二十四歲

（一）居憂 從馬班作史年歲考說

（二）作幽通賦 漢書敘傳：「有子曰固，弱冠而孤，作幽通之賦，以致命遂志。」（卷一百

上）劉德曰：「陳吉凶性命，遂明己之志。」（傳注）其辭有曰：「懿前烈之純淑兮，窮與達

其必濟，咨孤矇之眇眇兮，將圯絕而罔階，豈余身之足殉兮，悻世業之可懷，靖潛處以永思

兮，經日月而彌遠，匪黨人之敢拾兮，庶斯言之不玷。」（漢書敘傳）蓋厥考新喪，自懼孤弱，

恐墮其祖業也。

中元元年丙辰（西元五六）二十五歲

居憂

從馬班作史年歲考說

中元二年丁巳（西元五七）二十六歲

居憂

從馬班作史年歲考說

明帝永平元年戊午（西元五八）二十七歲

（一）奏記東平王蒼

范書明帝紀：「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卽皇帝位，四月丙辰詔曰：

：高密侯禹元功之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並可以受六尺之託，臨大節而不撓。其以禹爲

太傅，蒼爲驃騎將軍……」

（卷二）范書東平憲王蒼傳：「東平憲王蒼，建武十五年封東

平公，十七年進爵爲王。蒼少好經書，雅有志思，爲人美須髯，要帶十圍，顯宗甚愛重之，及卽

位拜爲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人，位在三公上。」（卷七十二）范書本傳：「永平初，東

平王蒼以至戚爲驃騎將軍輔政，開東閣延英雄，時固始弱冠，奏記說蒼曰：將軍以周召之

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號。在昔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有三此者也。傳曰，

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固幸得生於清明之世，豫在視聽之末，私以螻蟻，竊觀國政。誠美將軍擁千載（藝文類聚作膺千年）之任，躡先聖之蹤，體弘懿之姿，據高明之教，博貫庶事，服膺六藝，白黑簡心，求善無厭，採擇狂夫之言，不逆負薪之議。竊見幕府新開，廣延羣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將軍宜詳唐殷之舉，察伊臯之薦，令遠近無偏，幽隱必達。期於總覽賢才，收習明智，爲國得人，以寧本朝。則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明宣於當世，遺烈著於無窮。竊見 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從心，行不踰矩，蓋清廟之光輝，當世之俊彥也。京兆祭酒晉馮，結髮修身，白首無違，好古樂道，玄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時人所莫及。扶風掾李育，經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階。京兆扶風二郡更請，徒以家貧數辭病去，溫故知新，論議通明，廉清修潔，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家所器，韋平孔翟，無以加焉。宜令考績，以參萬事。京兆督郵郭基，孝行著於州里，經學稱於師門，政務之績，有絕異之效。如得及明時，秉事下僚，進有羽翮奮翔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死。涼州從事王雍，躬卞嚴之節，文之以術藝，涼州冠蓋，未有宜先雍者也。

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爲而後已，宜及府開，以慰遠方。弘農功曹史殷肅（固集般作段）達學洽聞，才能絕倫，誦詩三百，奉使專對。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絕才，德隆當世，如蒙徵納，以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爲歎也。昔卞和獻寶，以離斷趾，靈均納忠，終於沈身。而（藝文類聚作已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藝文類聚作彌章）願將軍隆照微之明，信日昃之聽，少屈威神，咨嗟下問，令塵埃之中，永無荆山汨羅之恨。蒼納之。」（卷七十上）蓋是時固已在東平王蒼幕府，故云：「豫在視聽之末」也。

（二）始私撰父書

馬班作史年歲考：「永平元年奏記說東平王蒼，卽以是年續父業。」

（綴學堂初藁卷二）其說是也。漢書撰述，可分爲官私二期，自永平五年以前爲固個人私撰時期，既經上告，遂爲官撰。然漢書創改，實始是年。

永平二年己未（西元五九）二十八歲

在家私撰父書

永平三年庚申（西元六〇）二十九歲

在家私撰父書

永平四年辛酉（西元六二）三十歲

在家私撰父書

永平五年壬戌（西元六三）三十一歲

（一）東平王蒼罷歸藩。范書明帝本紀：「永平五年，春二月庚戌，驃騎將軍東平王蒼罷歸藩。」（卷二）范書東平王蒼傳：「數上陳乞辭，甚懇切。五年，乃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

印綬。」（卷七十二）

（二）固入獄，除蘭臺令史，撰世祖本紀等。范書本傳：「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

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先是扶風人蘇朗僞言圖讖事，下獄死。固弟超恐固爲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

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卷七十一）

(三)弟超偕母至洛陽爲官傭書。范書班超傳：「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嘗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卷七十七)

永平六年癸亥(西元六三)三十二歲

固遷爲郎續撰漢記

范書本傳

「遷爲郎，典校祕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

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卷七十七)案列傳載記與前所

撰世祖本紀，俱爲東觀漢紀之一部分，非漢書之本文也。顯宗雖奇其書，然未嘗令其即續

撰父書。至本紀列傳等奏上後，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史言之甚明。諸篇之作，常需一二年

之功，其時漢書撰述，蓋已中輟矣。史通正史：「在漢中興，明帝使詔班固與睢陽令陳宗，長

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作世祖本紀，并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

八篇。自是以來，春秋考紀，亦以煥炳，而忠臣義士，莫之撰勒。」(史通卷十二)王充曰：「蘭

臺之史，班固，賈逵，楊終，傅毅之徒，名香文美，委積不絕，大用於世。」（論衡別道篇）

附表二 蘭臺史友表

姓名	字號	籍貫	事蹟舉要
劉復			<p>臨邑侯復好學，能文章，永平中，每有講學，輒令復典掌焉。與<u>班固</u>、<u>賈逵</u>，共述漢史。傅毅等皆宗事之。</p> <p>（<u>范書卷四十四北海靖王與傳</u>）</p>
賈逵	景伯	扶風平陵	<p>自爲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u>賈長頭</u>。」性愷悌，多智思，儻有大節，尤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原注：左氏三十篇，國語二十一篇也。）</p> <p>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祕館。拜爲郎。</p>

<p>傅毅</p>	<p>楊終</p>	
<p>見前</p>	<p>子山</p>	
<p>見前</p>	<p>蜀郡 成都</p>	
<p>建初中，<u>肅宗</u>博召文學之士，以毅爲<u>蘭臺</u>令史，拜郎中，與<u>班固</u><u>賈逵</u>共典校祕書。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u>顯宗</u>頌十篇奏之。由是文雅顯於朝廷。（<u>范書</u>卷一百十文苑傳）</p>	<p>與<u>班固</u>並校祕書，應對左右。（<u>范書</u>卷六十六） 年十三，爲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詣京師，受業習春秋。顯宗時，徵詣<u>蘭臺</u>，拜校書郎。（後漢書卷七十八） <u>史通正史</u>：「<u>楊子山</u>爲郡上計吏，獻所作<u>哀牢傳</u>，爲帝所異，徵詣<u>蘭臺</u>。」（卷十二） <u>論衡</u>：「<u>子山</u>爲郡上計吏，見三府作<u>哀牢傳</u>，不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徵在<u>蘭臺</u>。」</p>	

<p>孟冀</p>	<p>陳宗</p>	<p>尹敏</p>
	<p>平仲</p>	<p>幼季</p>
<p>扶風 茂陵</p>		<p>南陽 堵陽</p>
<p>少爲諸生，初習歐陽尙書，後受古文，兼受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待詔公車，拜郎中，辟大司空府。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輒日旰忘食，夜分不寢，自以爲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後三遷長陵令。永平十一年，除郎中，遷諫議大夫。（范書卷一百九儒林傳）</p> <p>論衡「陳平仲紀光武。」</p> <p>范書杜林傳：「王莽敗，盜賊起，林與弟成及同郡范遂孟冀等，將細弱俱客河西，道逢賊數千人，遂掠取財裝，褫奪衣服。拔刃向林等，將欲殺之。冀仰曰：願一言而死。將軍知天神乎？赤眉兵衆百萬，所</p>		

永平七年甲子(西元六四)三十三歲

向無前，而殘賊不道，卒至破敗。今將軍以數千一衆，欲規霸王之事，不行仁恩，而反遵覆車，不畏天乎！賊遂釋之，俱免於難。」(卷五十七)案翼或作異。

(一)始在蘭臺官撰漢書

范書天文志：

「孝明帝使班固敍漢書」(卷二) 范書本

傳：「遷爲郎，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以爲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原注)

「六代，謂武帝，史臣，謂司馬遷也。」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

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採撰前紀，綴集所聞，以爲漢書，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

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傍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卷七十

上) 史通正史：「彪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盡一家，乃起元高皇，終乎王莽，

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上下通洽，爲漢書紀表志傳百篇。其事未畢，會有上書云

固私改作史記者，有詔京兆收繫，悉錄家書封上。固弟超詣闕自陳，明帝引見，言固續父所作，不敢改易舊書。帝意乃解。卽出固徵詣校書，受詔卒業，經二十餘載。至章帝建初中乃成。」（卷十二）漢書敘傳：「固以爲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採纂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於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紀）述高紀第一

- 述惠紀第二 高后紀第三 述文紀第四 述景紀第五 述武紀第六 述昭紀第七
述宣紀第八 述元紀第九 述成紀第十 述哀紀第十一 述平紀第十二〔表〕
述異姓諸侯王表第一 述諸侯王表第二 述王子侯表第三 述高惠高后孝文公
臣侯表第四 述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侯表第五 述外戚恩澤侯表第六 述百官公
卿表第七 述古今人表第八〔志〕述律歷志第一 述禮樂志第二 述刑法志第三

- 述食貨志第四 述郊祀志第五 述天文志第六 述五行志第七 述地理志第八
述溝洫志第九 述藝文志第十〔傳〕述陳勝項籍傳第一 述張耳陳餘傳第二
述魏豹田儋韓信傳第三 述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述荆燕吳傳第五 述楚元王傳第
六 述季布欒布田叔傳第七 述高五王傳第八 述蕭何曹參傳第九 述張陳王周
傳第十 述樊鄴滕灌灌靳周傳第十一 述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述酈朱婁叔孫
傳第十三 述淮南衡山濟北傳第十四 述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述萬石衛直周張
傳第十六 述文三王傳第十七 述賈誼傳第十八 述爰盎鼂錯傳第十九 述張馮
汲鄭傳第二十 述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述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述景十三王傳
第二十三 述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述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述董仲舒傳第二
十六 述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 述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述張湯傳第二十
九 述杜周傳第三十 述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述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述武五
子傳第三十三 述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 述東方朔傳第二十五

- 述公孫劉田楊王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述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述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述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述傅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述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述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述韋賢傳第四十三 述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述睦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述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 述蓋諸葛劉鄭毋將孫何傳第四十七 述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述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述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述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述王商史丹傳第五十二 述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述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述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述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 述揚雄傳第五十七 述儒林傳第五十八 述循吏傳第五十九 述酷吏傳第六十 述貨殖傳第六十一 述游侠傳第六十二 述佞幸傳第六十三 述匈奴傳第六十四 述西南夷兩越朝鮮傳第六十五 述西域傳第六十六 述外戚傳第六十七 述元后傳第六十八 述王莽傳第六十九 述敍傳第七十（卷百下）
- （二）撰兩都賦 范書本傳：「自爲郎後，遂見親近，時京師修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

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侈之論。」（卷七十上）兩都賦序：「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修宮，室浚城隍而起苑囿，以備制度，西土耆老，咸懷怨思，冀上之瞻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故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耀，折以今之法度。」（文選漢書本傳無敘）案此賦撰於永平中，雖不知其確年，然爲郎以後之作，言之甚明，故繫於是。

（二）撰答賓戲 范書本傳：「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感東方朔揚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卷七十下）漢書敘傳：「永平中爲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博學，以著述爲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卷一百上）蓋是時固方潛精研思，以成父業，不暇爲政治上之活動。故其結論曰：「僕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爾（靜也）自娛於斯文。」（漢書敘傳）案此亦作於永平中，當是初爲郎時所撰，故漢書敘傳列漢書序例前，上接幽通賦，明爲撰漢書時作。范書本傳列於肅宗時代誤。

永平八年乙丑（西元六五）三十四歲

（一）在蘭臺官撰漢書。

（二）弟超爲蘭臺令史

范書班超傳：「久之，顯宗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爲官寫書，受直

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爲蘭臺令史。後坐事免官。」（卷七十七上）注：「續漢志曰，蘭臺令史六

人，秩百石，掌書劾奏及印主文書。」（同上）案超以永平五年赴洛救兄，明帝知其爲人，及

固爲郎後，乃復憶及者也。傳云久之，當係此數年間事。至坐事免官，則又不知何年事矣。范

書本傳稱其涉獵書傳，東觀記謂：「超持公羊春秋，多所窺覽。」（范書本傳注）則超亦長

於學問，故得爲是官也。

永平九年丙寅（西元六六）三十五歲

在蘭臺官撰漢書。

永平十年丁卯（西元六七）三十六歲

在蘭臺官撰漢書。

永平十一年戊辰（西元六八）三十七歲

在蘭臺官撰漢書。

永平十二年己巳（西元六九）三十八歲

在蘭臺官撰漢書。

永平十三年庚午（西元七〇）三十九歲

在蘭臺官撰漢書。

永平十四年辛未（西元七一）四十歲

在蘭臺官撰漢書。

永平十五年壬申（西元七二）四十一歲

(一) 在蘭臺官撰漢書。

(二) 與馬嚴等雜定建武注記

范書馬嚴傳：

「永平十五年，皇后勅使移居洛陽，顯宗

召見嚴，對閑雅，意甚異之，有詔留仁壽閣，與校書郎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卷五

十四)

永平十六年癸酉(西元七三)四十二歲

(一)在蘭臺官撰漢書。

(二)南史稱漢書古本永平十六年上說非

南史劉之遴傳：「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

上漢書真本，獻之東宮，皇太子令之遴與張纘到旣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遴具異狀數十事，

其大略曰，案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

日。又案古本敍傳，號爲中篇，今本稱爲敍傳。又今本敍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稚生彪，自

有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

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

秩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前。又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黔徒，越

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仗劍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

化爲侯王，雲起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卷。」(卷五十)

四庫總目正史：「漢書一百二十卷，漢班固撰，其妹班昭續成之，始末具後漢書本傳。是書歷代寶之，咸無異論，惟南史劉之遴傳云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撰漢書真本獻東宮，皇太子令之遴與張纘到既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遴錄其異狀數十事，以今考之，則語皆謬妄。據之遴云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年（案十字下脫六字）五月二十日（案十字下脫一字）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子。案固自永平受詔修漢書，至建初中乃成。又班昭傳云八表并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踵成之。是此書之次第續成，事隔兩朝，撰非一手。之遴所見古本既有紀表志傳，乃云總於永平中表上，殆不考成書之年月也。之遴又云古本敘傳，號爲中篇，今本爲敘傳，又今本敘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彪自有傳。夫古書敘皆載於卷末，固自述作書之意，故謂之敘。追溯祖父之事迹，故謂之傳。後代史家，皆沿其例。之遴謂原作中篇，文繁篇末，中字竟何義也。至云彪自有傳，語尤荒誕。彪在光武之世，舉茂才，爲徐令，以病去官，後數應三公之召，實爲東漢之人。惟附於敘傳，故可於況伯游稱之後，詳其生平，若自爲一傳，列於西漢，則斷限之謂何。奚不考敘傳所云起高祖，終於孝平

王莽之誅乎之遊又云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案固自言紀表志傳凡百篇，篇卽卷也，是不爲三十八卷之明證。又言述紀十二，述表八，述志十，述列傳七十，是各爲次第之明證。且隋志作一百十五卷，今本作一百二十卷，皆以卷帙太重，故析爲子卷。（原注：今本紀分一子卷，表分二子卷，志分八子卷，傳分九子卷。）若併爲三十八卷，則卷帙更重，古書著之竹帛，殆恐不可行也。之遊又云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上。夫紀傳志表之序，固自言之。如之遊所述，則傳次於紀，而表志反在傳後。且諸王旣以代相承，直總題諸王傳，何以敘傳作高五王傳第八，文三王傳第十七，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武五子傳第三十三，宣元六王傳第五十耶。且漢書始改史記之項羽本紀，陳勝世家爲列傳，自應居列傳之首，豈得移在諸王之後。其述外戚傳第六十七，元后傳第六十八，王莽傳第六十九，明以王莽之勢成於元后，史家微意寓焉。若移外戚傳次於本紀，是惡知史法哉。之遊又引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仗劍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化

爲侯王，雲起龍驤。然今芮尹江湖句有張晏注，是晏所見者，卽是今本。况之遴傳所云獻太子者，謂昭明太子也。文選載漢書述贊云，信惟餓隸，布實黔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與今本同。是昭明亦知之遴所謂古本者，不足信矣。自漢張霸始撰僞經，至梁人於漢書復有僞撰古本，然一經考證，紕繆顯然。顏師古注本冠以指例六條，歷述諸家，不及之遴所說。蓋當時已灼知其僞。李延壽不訊端末，遽載於史，亦可云愛奇嗜博，茫無裁斷矣。（卷四十五）漢書敘傳考證：「臣召南案南史蕭琛傳，琛爲宣城太守，有北僧南渡，惟齋一瓠蘆，中有漢書敘傳，僧云三輔舊書，相傳以爲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中多有異今者，而紙墨甚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祕之，及爲江夏太守，以書餉鄱陽王範，獻於東宮。意者好事之徒所爲耶？永平中何由有紙，卽此足破其妄。漢書自初出卽已盛行，八表天文志闕，曹大家且受詔以完其業。然則今本漢書，確定據矣。」（漢書卷一百上）

（三）弟超爲假司馬與郭恂俱使西域 范書班超傳：「永平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

恂俱使西城，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卷七十七）

永平十七年甲戌（西元七四）四十三歲

（一）在蘭臺官撰漢書。

（二）與賈逵等撰神雀頌獻上。 范書明帝本紀：「永平十七年，是歲芝草生殿前，神雀

五色，翔集京師。西南夷哀牢僭耳僬僂槃木白狼勳黏諸種，前後慕義貢獻。西域諸國遣子入侍。夏五月戊子，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懷遠，祥物顯應，乃并集朝堂，奉觴上壽。」（卷二）

范書賈逵傳：「永平中，有神雀集宮殿官府，羽有五彩，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復不能對，薦逵博物多識，帝乃召見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鸞鷲在岐，宣帝咸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原注：「宣帝時，神雀再見，改爲年號。後匈奴降服，呼韓入朝也。」）帝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賦。（卷六十六）論衡：「永平中，神雀羣集，孝明詔上神雀頌，百官上頌，文武瓦石，惟班固賈逵傳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御覽：「永平中，神雀羣集，

孝明詔上神雀頌，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文比金玉。」（五百八十八）今佚。

（三）與賈逵等召詣雲龍門對策。 班固典引敘：「臣固言，永平十七年。」（史記卷六秦

始皇本紀附錄：「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日……索隱：此已下是漢孝明帝訪

班固評賈馬贊中論秦二世亡天下之得失，後人因取其說，附之此末。」臣與賈逵傅毅杜

矩展隆鄒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

非邪？臣對此贊賈誼過秦論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

非是，即召臣入門，本聞此論非邪！將見問意開窟邪？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成

一家言，揚名後世，至以自陷刑之故，反徵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誇行無節，

但有浮華之詞，不周於用，至於病疾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

效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

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文選）

（四）弟超立龜茲國王。 范書班超傳：「明年（十七年）春，悉召疏勒將吏，說龜茲無道

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卷七十七）

永平十八年乙亥（西元七五）四十四歲

（一）在蘭臺官撰漢書。

（二）撰馬仲都哀辭。御覽引固撰馬仲都哀辭序：「車騎將軍順文侯馬仲都，明帝舅也。從車駕於洛水浮橋，馬驚入水溺死，帝顧謂侍御史班固於馬上三十步，遂爲哀辭。」（御覽五百九十六）張溥班蘭臺集：「北堂書鈔載班固馬仲都哀辭。按此不似固自序，似人爲序其事也。」（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其說近似。不識年歲，姑附於末。

（三）西域都護陳睦攻沒超拒守。范書班超傳：「永平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守槃橐城，與忠爲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卷七十七）

章帝建初元年丙丁（西元七六）四十五歲

（一）在蘭臺官撰漢書。

(二)數入讀書禁中。范書本傳：「及肅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卷七十下)

(三)與第五倫等論難。范書楊終傳：「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爲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疏論之。」(辭略)書奏，肅宗下其章，司空第五倫亦同終議，太尉牟融，司徒鮑昱，校書郎班固等難倫，以施行既久，孝子無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宜異同。」(卷七十八)

(四)撰爲第五倫薦謝夷吾表。范書謝夷吾傳：「謝夷吾，字堯卿，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吏，學風角占候，太守第五倫擢爲督郵，時烏程長有臧覺，倫使收案其罪，夷吾到縣無所驗，但望閣伏哭而還。一縣驚怪，不知所爲，及還白倫曰：「竊以占候知長當死，近三十日，遠不過六十日，遊魂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倫聽其言，至月餘，果有驛馬齎長印綬，上言暴卒。倫以此益禮信之。舉孝廉，爲壽令，稍遷荊州刺史，遷鉅鹿太守。所在愛育人物，有善績。及倫作司徒，令班固爲文薦夷吾。」(辭略)「(卷一百十二上方術傳)范書第五倫傳：「肅宗初

立，擢自遠郡，代牟融爲司空。」（卷七十一）則固撰薦表，當係是年。

（五）弟超在疏勒。范書班超傳：「肅宗初卽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寘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復安。」（卷七十七）

建初二年丁丑（西元七七）四十六歲

在蘭臺官撰漢書。

建初三年戊寅（西元七八）四十七歲

（一）在蘭臺官撰漢書。

（二）拜玄武司馬。范書本傳：「後遷玄武司馬。」（卷七十下）注：「續漢志曰：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秩比千石。玄武司馬，主玄武門。」（同上）案本文下接會白虎觀事，白虎觀之會在次年，故固遷玄武司馬，至遲當在此年，或更在前也。

（三）弟超上疏請兵平西域。范書章帝本紀：「建初三年閏四月，西域假司馬班超擊

姑墨，大破之。」（卷三）范書班超傳：「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賓柁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匡平諸國，乃上疏請兵。」（辭略）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卷七十七）

建初四年己卯（西元七九）四十八歲

（一）在蘭臺官撰漢書。

（二）與諸王諸儒會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撰白虎通德論。范書章帝本紀：「建初四年冬十一月壬戌詔曰：蓋三代導人教學爲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爲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爲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儵（樊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

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原注：前書甘露二年，詔諸儒講五經異同，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制臨決焉。又曰施雠，甘露中論五經於石渠閣。三輔故事曰：石渠閣在未央殿北，藏祕書之所。）作白虎議奏。（原注：今白虎通）（卷三）范書本傳：「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卷七十下）注：「章帝建初四年，詔諸王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同上）范書儒林傳敘：「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原注：即白虎通義是）（卷一百九）四庫總目雜家：白虎通義四卷（通行本）漢班固撰。隋書經籍志載白虎通六卷，不著撰人。唐書藝文志載白虎通義六卷。始題班固之名。崇文總目載白虎通德論十卷，凡十四篇。陳振孫書錄解題亦作十卷，云凡四十四門，今本爲元大德中劉世常所藏，凡四十四篇，與陳氏所言相符。知崇文總目所云十四篇者，乃傳寫脫一四字耳。然僅分四卷，視諸志所載，又不同。朱翌猗覺寮雜記稱荀子註引白虎通天子之馬六句，今本無之，然則輾轉傳

寫，或亦有所脫佚。翌因是而指其僞撰，則非篤論也。當時張酺、召馴、李育皆得與於白虎觀，蓋諸儒可考者十有餘人，其議奏統名白虎通德論，猶不名通義。後漢書儒林傳序章懷太子賢注，卽白虎通義，是足證固撰集後，乃名其書曰通義。唐志所載，蓋其本名。崇文總目稱白虎通德論，失其實矣。隋志刪去義字，蓋流俗省略，有此一名，故唐劉知幾史通序引白虎通風俗通爲說。實則遞相祖襲，忘其本始者也。書中徵引六經傳記而外，涉及緯讖，乃東漢習尚使然。可有王度記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則禮之逸篇。方漢時崇尚經學，咸兢兢守其師承，古義舊聞，多存乎是，洵治經者所宜從事也。」（卷一百十八）周壽昌後漢書注補正：「據本紀當名白虎奏議，此注云今白虎通，與隋志同，無撰人姓名是也。凡官書自古以官崇者領銜，書名時固官元武司馬，不能與侍中並列，故本紀無名，而傳轉特詳之，後世以白虎通德論當白虎通，殆非也。」（卷一）案是說不確，當以四庫總目說爲是。案白虎觀論議一事，實爲漢代學術界上一大史蹟，固以史官而兼記錄之職，洵盛業焉。資治通鑑：「建初四年冬十一月壬戌，詔太常將大夫博士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

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名儒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羨皆與焉。（卷四十六）案預於白虎觀者自章帝班固外，得十二人，為楊終、魏應、淳于恭、李育、賈逵、張酺、魯恭、桓郁、丁鴻、召馴、樓望及陳敬王羨是也。

附表三 白虎觀講友表

姓名	字號	籍貫	事蹟舉要
楊終	見前	見前	終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 <u>石渠閣</u> ，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 <u>石渠</u> 故事，永為後世則。」於是詔諸儒於 <u>白虎觀</u> 論考同異焉。會終坐事繫獄，博士 <u>趙博</u> 、校書郎 <u>班固</u> 、 <u>賈逵</u> 等，以終深曉 <u>春秋</u> 學，多異聞，表請之。終又上書自訟，即日貰出，乃得與於 <u>白虎觀</u> 焉。

<p>淳于恭</p>	<p>魏應</p>	
<p>孟孫</p>	<p>君伯</p>	
<p>北海</p>	<p>任城</p>	
<p>善說老子，清靜不慕榮名。建武中，郡舉孝廉，司空辟，皆不應。客隱琅邪黔陬山，遂數十年。建初元年，肅宗下詔美恭行，告郡，賜帛二十四匹，遣爲議郎，引</p>	<p>制如石渠故事。(范書卷一百九儒林傳)</p> <p>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永平初爲博士，再遷侍中，十三年遷大鴻臚，十八年拜光祿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詔入授千乘王伉，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肅宗甚重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受賞賜。將會京師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侍中淳于恭奏之。帝親臨稱</p>	<p>(范書卷七十八本傳)</p>

賈逵	李育	
見前	見前	
見前	見前	淳于
<p>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尙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書奏，帝嘉之。逵數爲帝言古文尙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尙書古文同異。逵</p>	<p>徵拜博士。建初四年，與詔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爲通儒。（范書卷一百九儒林傳）</p>	<p>見極日，訪以政事。遷郎中騎都尉，禮待甚優。其所薦名賢，無不徵用。進對陳政，皆本道德。帝與之言，未嘗不稱善。（范書卷六十九）</p>

魯恭	張酺	
仲康	孟侯	
扶風 平陵	汝南 細陽	
<p>年十五，與母及弟丕，俱居太學，習魯詩，閉戶講誦，絕人間事。兄弟俱爲諸儒所稱，學士爭歸之。太尉趙熹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以酒糧，皆辭不受。建初初，丕舉方正，恭乃始爲郡吏，太傅趙熹聞而辟</p>	<p>酺少從祖父充受尙書，能傳其業，又事太常桓榮，勤力不怠，聚徒以百數。永平九年，顯宗爲四姓小侯開學於南宮，置五經師，酺以尙書教授，數講於御前，以論難當意，除爲郎，遂令入授皇太子。及肅宗卽位，擢酺爲侍中虎賁中郎將，數月，出爲東郡太守。（范書卷七十五）</p>	<p>集爲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并作周官解詁。（范書卷六十六）</p>

<p>丁鴻</p>	<p>桓郁</p>	
<p>孝公</p>	<p>仲恩</p>	
<p>定陵 穎川</p>	<p>沛郡 龍亢</p>	
<p>鴻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尙書，三年而明章句，善論難，爲都講，遂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永平十年，詔徵鴻至，卽召見說文侯之命篇，與博士同禮。頃之，拜侍中。建初四年，徙魯陽鄉侯。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使五官中郎將魏應</p>		<p>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特以經明得召與其議。（范書卷五十五）</p> <p>敦厚篤學，傳父業，以尙書教授，門徒常數百人。常居中論經書，問以政事，稍遷侍中。以侍中監虎賁中郎將，肅宗卽位，郁以母憂，乞身，詔聽以侍中行服。建初二年，遷屯騎校尉。（范書卷六十七）</p>

樓望	召馴	
次子	伯春	
陳留 雍丘	九江 壽春	
<p>少習嚴氏春秋，操節清白，有稱鄉閭。建武中，趙節王栩聞其高名，遣使齎玉帛請以為師，望不受。後仕郡功曹，永平初為侍中越騎校尉，入講省內。十六年遷大司農，十八年代周澤為太常。建初五年，</p>	<p>馴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志義聞，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辟司徒府。建初元年，稍遷騎都尉，侍講。肅宗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帝嘉其義學，恩寵甚崇。（范書卷一百九儒林傳）</p>	<p>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臨制臨決，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數受賞賜，擢徙校書。（范書卷六十七）</p>

坐事左轉太中大夫。教授不倦，後世稱儒宗。〔范書卷一百九儒林傳〕

永平三年，封廣平王。建初三年，有司奏遣羨與鉅鹿王恭，樂成王黨俱就國，肅宗性篤愛，不忍與諸王乖離，遂皆留京師。羨博涉經書，有威嚴，與諸儒講論於白虎殿。〔范書卷八十孝明八王傳〕章懷注：廣平王羨，明帝子也。東觀記曰：與太常樓望，少府成封，屯騎校尉桓郁，衛士令賈逵等集議也。

〔丁鴻傳注〕

劉羨

廣平王羨

建初五年庚辰（西元八〇）四十九歲

〔一〕在蘭臺官撰漢書。

〔二〕世界大事年表以漢書成是年誤

世界大事年表：「建初五年，漢書成。」〔出洋學

生會編輯）案年表誤，不知何本。

（三）弟超與徐幹等破疏勒番辰

范書章帝本紀：

「建初五年，西域假司馬班超擊疏

勒破之。」

（卷三）范書班超傳：

「建初五年，以徐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餘人就超。

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卷七十七）

建初六年辛巳（西元八一）五十歲

在蘭臺官撰漢書。

建初七年壬午（西元八二）五十一歲

在蘭臺官撰漢書成

范書本傳：

「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

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

（卷七十七）

馬班作史年歲考：「班固作漢書，二

十五年，始永平元年戊午，終建初七年壬午。固以永平五年入校書，而漢書之作，不始是年

也。傳云遷爲郎，典校祕書，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按賈逵傳永平中爲郎，與班固典校祕

書。漢書敘傳永平中爲郎，典校祕書。本傳又云固自永平中受詔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

自永平五年至建初六年爲二十年，建初止八年。史通正史篇曰：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若以建武六年成，止二十年，不當有餘，以建初八年成，在建初末，不當曰中。故謂漢書以建初七年成，固是年五十一歲矣。班固之書，踵父業以成，既成之後，後人更有所裨益。其可考者，班氏及身之年歲而已。」（綴學堂初藁卷二）案陳說以固書始永平元年，凡二十五年而就，是也。張懷瓘書斷謂：「孟堅成父彪所著漢書，永平初受詔，至章帝建初二十五年而成，以永平元年爲始。」與此相符。至固撰漢書，非爲完藁。史通正史：「固後坐竇氏事，卒於洛陽獄，書頗散亂，莫能綜理，其妹曹大家博學能屬文，奉詔校敘。又選高才郎馬融等十人，從大家受讀。其八表及天文志等，猶未完成，多是待詔東觀馬續所作。」（卷十二）趙翼廿二史劄記：（班固作史年歲）「漢書武帝以前紀傳表多用史記文，其所撰述，不過昭宣元成哀平王莽七朝君臣事蹟，且有史遷創例於前，宜其成之易易。乃考其始末，凡經四手，閱三四十年，始成完書，然後知其審訂之密也。據後漢書班固傳，固父彪接遷書，太初以後，繼採遺事，旁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是彪已有撰述也。固以父書未詳，欲就其業，會有人告

其私改國史，明帝閱其書而善之，使固終成之。固乃起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爲紀表志傳，凡百篇。自永平始受詔，積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是固成此書，已二十餘年，其八表及天文志，尙未就而固已卒，和帝又詔其妹昭就東觀藏書閣踵成之。是固所未成，又有妹爲之卒業也。漢書始出，多未能通，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是昭之外，又有馬續也。百篇之書，得之於史遷者，已居其半，其半又經四人之手而成。其後張衡又條上漢書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盧植馬日磾楊彪蔡邕韓說等校書東觀，又補續漢記，則是書亦尙有未盡善者，益信著書之難也。」（卷一）案漢書固自爲評曰：「凡漢書，敍帝皇，列官司，建侯王，準天地，統陰陽，闡元極，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窮人理，該萬方，緯六經，綴道綱，總百氏，贊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學林。」（漢書敍傳）此其大較也。

建初八年癸未（西元八三）五十二歲

（一）議對北匈奴策 范書章帝本紀：「建初八年夏六月，北匈奴大人率衆款塞降。」

(卷三) 范書南匈奴傳：「建初八年，北匈奴三木樓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三萬八千人，馬二萬匹，牛羊十餘萬，款五原塞降。」(卷一百十九) 范書本傳：「時北單于遣使貢獻，求欲和親，詔問羣僚，議者或以爲匈奴變詐之國，無內向之心，徒以畏漢威靈，逼憚南虜，(南匈奴也)故希望報命，以安其離叛。今若遣使，恐失南虜親附之歡，而成北狄猜詐之計，不可。固議曰：臣愚以爲宜依故事，復遣使者，上可繼五鳳甘露致遠人之會，下不失建武永平羈縻之義，虜使再來，然後一往，既明中國主在忠信，且知聖朝禮義有常，豈可逆詐示猜，孤其善意乎？絕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後北虜稍彊，能爲風塵，方復求爲交通，將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爲策近長。」(卷七十下)

(二) 弟超爲將兵長史

范書班超傳：「建初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徐

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李邑始到于闐，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

賣邑」(卷七十七)

(三)與弟超書 固與弟超書，可考見者得七條如次：

(一)得伯章書，藁勢殊工，知識讀之，莫不歎息，實亦藝由己立，名自人成。(張懷瓘書斷)

(二)傳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文選吳質答魏太子牋注又典論論

文)

(三)寶侍中前寄人錢八十萬，市得雜厨十餘張也。(御覽八百十六)

(四)寶侍中令載雜綵七百匹，白素三百匹，欲以市月氏馬，蘇合香，毳毼。(藝文類聚八十

五御覽八百十四九百八十二)

(五)月氏毳毼，大小相雜，但細好而已。(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四御覽七百八)

(六)今遺仲升瑋瑁，黑犀簪，虎頭，金鞞囊，金鈎。(御覽六百八十八又六百九十一)

(七)寶侍中遺仲升楚騰陵錯，橫刀，鍔卑削一枚，金錯半垂刀一枚。(御覽一百四十五)

元和元年甲申(西元八四)五十三歲

(一) 上南巡頌

范書章帝本紀：

「元和元年冬十月己未，進幸江陵，詔廬江太守祠南

嶽，又詔長沙零陵太守祠長沙定王，春陵節侯，鬱林府君，還幸宛，十一月己丑，車駕還宮，賜

從者各有差。」(卷三) 范書本傳：「肅宗雅好文章，每行巡，輒獻上賦頌。」(卷七十下) 范

書崔駰傳：「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嶽，駰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文多故不

載。」(卷八十二) 注：案駰集有東西南北四巡頌，流俗本四多作西者誤。」(同上) 張溥崔

亭伯集南巡頌序：「建初九年(案建初僅八年，所云九年，卽元和元年也)，秋穀始登，猶斯

嘉時，舉先王之大禮，假於章陵，遂南巡楚路，臨江門以望衡山，顧九嶷，歎虞舜之風。」(御覽

五百三十七) 班蘭臺集南巡頌：「惟漢再受命，系葉十一口帝典，協景和，則天經，郊高宗，

光六幽，通神明，既禘祖於西都，又將裕於南庭。是時聖上運天官之法駕，建日月之旛旌，憑

列宿而贊元。」(藝文類聚三十九初學記十三引兩條御覽五百三十七)

(二) 弟超再定疏勒

范書班超傳：

「明年(元和元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

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闐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忠遂反，超乃更立其府丞

成大爲疏勒王，執忠以歸。」（卷七十七）

元和二年乙酉（西元八五）五十四歲

上東巡頌

范書章帝本紀：

「元和二年二月丙辰，東巡狩。乙丑，帝耕於定陶。辛未，幸太

山，柴告岱宗，有黃鶴三十，從西南來，經祠壇上，東北過於宮屋，翺翔升降。進幸奉高。壬申，宗祀五帝於汶上明堂。癸酉，告祠二祖四宗，大會外內羣臣。丙子，詔曰：朕巡狩岱宗，柴望山川，告祠明堂，以章先勳。」（卷三）崔亭伯集北巡頌敘：「元和二年正月，上既畢郊祀之事，乃東巡，出於河內，納青堯之郊，迴冀州，禮北嶽，登中山，天帝觀神農，將省陽穀，相天功，巡東作，聖澤流浹，黎元被德，嘉瑞並集，乃作頌。」（初學記十三，御覽五百三十七）班固臺集東巡頌序：「竊見巡狩岱宗，柴望山虞，崇祀明堂，上稽帝堯，中述世宗，遵奉世祖，禮儀備具，動自聖心，以明神屢應，休徵乃降，事大而瑞盛，非一小臣所任頌述，不勝狂簡之情，謹上岱宗頌一篇。其辭曰：日若稽古，在漢迪哲，聿修厥德，憲章丕烈，翻六龍，較五輅，齊百僚，練素質，命南重以司曆，歷中月之六辰，備天官之列衛，盛輿服而東巡，乘輿動色，羣后屏氣，萬騎齊鑣，千

乘弭轡。」（藝文類聚三十九初學記十三又二十二御覽三百五十八又三百三十七）
元和三年丙戌（西元八六）五十五歲

（一）召問改定禮樂之宜。范書本傳：「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賞賜恩寵甚渥。」（卷七十下）范書曹褒傳：「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也。父充，持慶氏禮，建武中爲博士。褒少篤志，有大度，結髮傳充業，博雅疏通，尤好禮士。常憾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漢禮儀，晝夜研精，沈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爲郡功曹，徵拜博士。會肅宗欲制定禮樂，元和二年下詔。褒知帝旨欲有興作，乃上疏贊之。章下太常，太常巢堪以爲一代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帝知羣僚拘攣，難與圖始，朝廷禮憲，宜時刊立。明年復下詔。褒省詔，乃歎息謂諸生曰：昔奚斯頌魯，考甫詠殷，夫人臣依義顯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當仁不讓，吾何辭哉？遂復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拜褒侍中，從駕南巡，既還，以事下三府，未及奏，詔召玄武司馬班固，問改定禮樂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諱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

作大章，一夔足矣。」（卷六十五）

（二）弟超斬疏勒王南道始通

范書章帝本紀：

「元和三年，是歲西域長史班超擊斬

疏勒王。」

（卷三）范書班超傳：

「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茲謀，遣使詐

降於超。超內知其姦，而外僞許之，忠大喜，即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爲供帳設樂酒行。

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卷七十七）

章和元年丁亥（西元八七）五十六歲

（一）宣固所上叔孫通漢儀

范書曹褒傳：

「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褒詣嘉德門，令小黃

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勅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

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卷六十五）

（二）弟超擊破莎車威震西域

范書章帝本紀：

「章和元年，是歲西域長史班超擊莎

車，大破之。月氏國遣使獻扶拔師子。」

（卷三）范書班超傳：

「明年，超發于闐諸國兵二萬

五千人，復擊莎車，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月氏曾助漢擊車師有功，

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卷七十七)

章和二年戊子(西元八八)五十七歲

(一)固以母喪去官

范書本傳：「固後以母喪去官。」(卷七十下)案固母見於范書

者凡三，其二爲班超傳中，一則曰超與母俱至洛陽，二則曰受直以養老母。其三卽本傳所謂母喪也。范書敘此事上接典引篇，典引篇之撰，不知何年，無從稽考。典引篇上接議對北匈奴策事。在章帝建初八年。下接敘永元初竇憲出征匈奴事。卽次年事也。其間相距五歲，班母之卒，當在其時。則其間數年，固實以母喪去官，不知確年，姑繫於此。

(二)撰典引篇

范書本傳：「固又作典引篇，述敘漢德，以爲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

美新，典而不實，蓋自謂得其致焉。」(卷七十下)典引篇敘：「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頓首，伏維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爲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雲門者難爲意，觀隨和者難爲珍。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文選藝文類聚十)

和帝永元元年己丑（西元八九）五十八歲

爲中護軍，出征匈奴，勒銘燕然山。

范書和帝本紀：

「永元元年，夏六月，車騎將軍竇憲

出雞鹿塞，度遼將軍鄧鴻出柸楊塞，南單于出滿夷谷，與北匈奴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追至

私渠北靺海，竇憲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閏七月，丙子，詔曰：匈奴背叛，爲害久遠，賴祖

宗之靈，師克有捷，醜虜破碎，遂掃厥庭。役不再籍，萬里清蕩。非朕小子眇身，所能克堪。有司

其案舊典，告類薦功，以章休烈。」（卷四）范書本傳：「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

爲中護軍，與參議。」（卷七十下）范書竇憲傳：「明年，憲與乘各將四千騎，及南匈奴左谷

蠡王師子萬騎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屯屠河，將萬餘騎出滿夷谷，渡遼將軍鄧鴻及綠邊

義從羌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柸陽塞，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

夔、耿譚將左谷蠡王師子、右呼衍王須訾等，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虜衆

崩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靺海，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

餘萬頭。於是溫犢須日逐溫吾夫渠王柳靺等八十一部，率衆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憲乘

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曰：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明，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理兵於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烏桓，西戎氏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三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雲輻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莅以威神，玄甲耀日，星旗絳天，遂陵高關，下雞鹿，經磧鹵，絕大漠，斬溫禺，以震鼓，血尸，遂以染鍔，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城滅區單，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上以據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上德。其辭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虜兮截海外。覓其邈兮巨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嶠。熙帝載兮振萬世。」（卷五十三）

永元二年庚寅（西元九〇）五十九歲

（一）行中郎將事，征北匈奴，至居延塞而還。

范書和帝本紀：「永元二年秋七月，大將

軍竇憲出屯涼州。九月，北匈奴遣使稱臣。冬十月，遣行中郎將班固報命。南單于遣左谷蠡王師子出雞鹿塞，擊北匈奴於河雲北，大破之。」（卷四）范書本傳：「北單于聞漢軍出，遣使款居延塞，欲修呼韓邪故事。朝見天子，請大使憲，上遣固行中郎將事，將數百騎與虜使俱出居延塞迎之。會南匈奴掩破北庭，固至私渠海，聞虜中亂，引還。」（卷七十下）范書竇憲傳：「北單于以漢還侍弟，復遣車詣儲王等款居延塞，欲入朝見，願請大使憲，上遣大將軍中護軍班固行中郎將與司馬梁諷迎之。會北單于爲南匈奴所破，被創遁走，固至私渠海而還。」（卷五十三）

（二）弟超擊破月氏 范書和帝本紀：「永元二年五月，月氏國遣兵攻西域，長史班超超擊降之。」（卷四）范書班超傳：「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伏兵遮擊，謝遣使請罪，願得生還。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卷七十七）

永元三年辛卯（西元九一）六十歲

（一）與傅毅等在憲幕典文章 范書和帝本紀：「永元三年二月，大將軍竇憲遣左校

尉耿夔出居延塞，圍北單于於金微山，大破之，獲其母闕氏。」（卷四）范書竇憲傳：「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太尉。憲威權震朝廷，公卿希旨，奏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長史司馬秩中二千石，從事中郎二人六百石，自下各有增。振旅返京師，於是大開倉府，勞賜士吏，其所將數郡二千石子弟從征者，悉除太子舍人。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夔任尙等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傳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尙書僕射鄧禹、鄧疊、郭璜，並以忤意，相繼自殺。由是朝廷震懼，望風承旨。」（卷五十三）

附表四 竇幕僚友表

姓名	字號	籍貫	事蹟舉要
			<p>肅宗雅好文章，自見駟頌後，帝嗟歎之，謂侍中<u>竇憲</u>曰：卿寧知<u>崔駰</u>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u>班固</u>而忽<u>崔駰</u>，此葉公之好龍也。</p>

崔駟

見前

見前

試請見之。駟由是候憲，憲屣履迎門，笑謂駟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入爲上客。居無幾何，帝幸憲第，時駟適在憲所，帝聞而欲召見之，憲諫以爲不宜與白衣會。帝悟曰：吾能令駟朝夕在旁，何必於此。適欲官之，會帝崩，竇太后臨朝，憲以重戚出內詔命，駟獻書誡之。及憲爲車騎將軍，辟駟爲掾。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惟駟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憲擅權驕恣，駟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駟爲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疏之。因察駟高第，出爲長岑長。駟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范書卷八十二）

傳毅	廉范	鄧疊 王調
見前	叔度	
見前	京兆 杜陵	
<p>毅文雅顯於朝廷，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復請毅為主記室，崔駰為主簿。及憲遷大將軍，復以毅為司馬，班固為中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p> <p>（范書卷一百十儒林傳）</p> <p>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京兆隴西二郡更請召，皆不應。世伏其好義，然依倚大將軍竇憲，以此為譏。</p> <p>（范書卷六十一）</p> <p>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兄弟貴盛，步兵校尉鄧疊，河南尹王調，故蜀郡太守廉范等，羣黨出入憲門，負勢放縱，宋意隨遠舉奏，無所迴避，由是與竇氏有隙。</p> <p>（范書卷七十一）</p> <p>周榮字平孫，肅宗時舉明經，辟司徒袁安府，安數</p>		

徐麟

與論議，甚器之。及安舉奏寶景及與寶憲爭立北單于事，皆榮所具草。寶氏客太尉掾徐麟深惡之，脅榮曰：子爲袁公腹心之謀，排奏寶氏，寶氏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范書卷七十五）

(二) 與寶憲牋

固與寶憲牋，可考見者五條，如次：

(一) 明將軍哀憐。賜固手札，告以軍中宜鮮明，乃賜以玉躬所喜駭犀瑇瑁簪，絳紗單衣，以魯縞之質，被服鸞鳳之飾。（藝文類聚八十四，御覽六百八十八，又六百九十又八百七）

(二) 昨上以寶刀賜臣曰：此大將軍少小時所服，今以賜卿。固伏念大恩，且喜且慚。（書鈔一百二十三）

(三) 今月中舍以令賜固刀把曰：此將軍少小時所服，今賜固，伏念大恩，且喜且慚。（御覽三百四十六）

(四)固於張掖縣，受賜所服物，虎頭繡鞞囊一雙，又遺身所服襪三具，錯鏤鉄一。(御覽四百七十引班固集又八百十五)

(五)復賜固犀口金頭帶，此將軍所自服也。(書鈔一百二十九)

(三)弟超爲西域都護，遂定西域。范書西域傳：「永元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爲都護，居龜茲。」(卷一百十七)范書班超傳：「明年，龜茲姑墨温宿皆降，乃以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西域惟焉耆危須尉犂以前沒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卷七十七)

永元四年壬辰(西元九二)六十一歲

(一)竇氏敗，固死洛陽獄中。范書和帝本紀：「永元四年，夏四月丙辰，大將軍竇憲還至京師。六月丙辰，竇憲潛圖弑逆。庚申，幸北宮，詔收捕憲黨射聲校尉郭璜，璜子侍中舉，衛尉鄧疊，疊弟步兵校尉磊，皆下獄死。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遣弟篤景就國，到皆自殺。」(卷四)范書竇憲傳：「永元四年，封鄧疊爲穰侯，疊與其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又憲女婿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璜，皆相交結。元舉並出入禁中，舉得幸太后，遂共圖爲

殺害。帝陰知其謀，乃與近幸中常侍鄭衆定議誅之。以憲在外，慮其懼禍爲亂，忍而未發。會憲及鄧疊班師還京師，詔使大鴻臚持節郊迎，賜軍吏各有差。憲等既至，帝乃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疊、磊、璜、舉，皆下獄誅。家屬徙合浦。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爲冠軍侯。憲及景、篤、瓌，皆遣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爲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宗族賓客以憲爲官者皆免歸本郡。」（卷五十三）

范書本傳：「及竇、憲敗，固先坐免官。固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陽令种、兢嘗出行，固奴干其車騎，吏推呼之，奴醉罵，兢大怒，畏憲不敢發，心銜之。及竇、氏賓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時年六十一。詔以譴責兢，抵主者吏罪。」（卷七十下）

(二) 固卒葬扶風

乾隆鳳翔府志古蹟：「蘭、臺令史、班、固墓，在扶風縣東十八里有碑。」

(卷十) 嘉慶扶風縣志陵墓：「蘭、臺令史、班、固墓，在縣東十八里驛路側。」（卷七）明、黃、煒

廣育莊記：「余偕計道過扶風，見路旁短碣，盡尺許，爲班、孟、堅、臺。字復漶漫，半入土中。」（嘉慶扶風縣志卷八古蹟）明、朱、木、過、蘭、臺、伏、波、二、墓、詩：「雄開三輔地，冠蓋昔如雲，績建交

南柱，名垂漢代文。荆榛迷故第，狐兔臥荒墳，只有滄川水，春風起穀紋。」（扶風縣志）又參政李月桂過班孟堅墓：「曾是雍門鼓，闌臺姓氏香，風遺三尺碣，秀竦萬株楊。鳳岫追賢史，麟經起素王，名山卒業者，神已到虞唐。」（同前）又馮明世孟堅墓：「分鐸扶風日，經過漢史塋，高邱前代土，小碣近臣名，不朽文章骨，長垂山水清，至今千載下，若個續芳聲。」（同前）

（三）班固著述 班氏在漢，一代儒宗，固彪父子，俱好著述自娛。固自稱爲郎後，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博學，以著述爲業。既上蘭臺，復入白虎，竇府文章，尤冠當世。茲就其撰著書籍篇目，分列如次：

（一）漢書百篇（漢書敘傳：「述漢書，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范書本傳注：「紀十二，表八，志十，列傳七十，合百篇。」）

（二）白虎通義六卷（范書章帝紀作白虎奏議，隋志六卷，兩唐志同。范書本傳作通德論，隋志作通議，舊唐志議作義，宋志同。今存四卷，四庫書目著錄）

（三）世祖本紀（范書本傳）

(四) 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列傳載記二十八篇 (范書本傳)

(五) 律曆志 (續漢書律曆志) 「劉歆班固撰律曆，亦紀十二律。」

(六) 禮樂郊祀志 (宋書禮樂志) 序：「班固禮樂郊祀。」

(七) 建武注記 (范書馬嚴傳)

(八) 太甲篇一卷 (七錄一卷) 兩唐志同

(九) 在昔篇一卷 (七錄一卷) 兩唐志同

(十) 班固集 (范書本傳) 「固所著典引賓戲應讖詩賦銘誄頌書文記論議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隋志十七卷，兩唐志同。張溥輯本賦七，表一，奏記一，牋五，書十，議一，符命一，設難一，頌三，銘三，論二，哀辭一，連珠五，文一，詩三，共四十四篇。嚴目輯存：賦六，疏一，議一，牋六，奏記一，書九，答賓戲一，論三，序二，頌六，連珠一，銘三，典引一，奕旨一，哀辭一，文一，凡四十有六篇。案范書僅四十一，後人輯存至四十六，則本傳亦不全也。嚴輯存目：終南山賦 (初學記) 五，文選 魏都賦 注，又 天台山賦 注，又 頭陀寺碑 注，又 蜀都賦 注。 (覽海)

賦（文選潘岳西征賦注，案此賦今見存者僅三句耳。藝文類聚所載，乃班彪作，張溥本誤收。又張本有游居賦，卽冀州賦也，乃班彪所作，張本亦誤收之。）兩都賦（范書本傳文選）幽通賦（漢書敘傳上，文選，藝文類聚二十六）竹扇賦（古文苑）白綺扇賦（初學記二十五引孟堅集）爲第五倫薦謝夷吾疏（范書謝夷吾傳，藝文類聚五十三）與匈奴和親議（范書本傳）與竇憲牋五（藝文類聚八十四，御覽六百八十八，又六百九十，又八百，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二，御覽三百四十六，御覽四百七十八引班固集，又八百十五，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九。案張本較多一牋，併此。）奏記東平王蒼（范書本傳，藝文類聚）與陳文通書（文選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注）與弟超書八（文選吳質答魏太子書注，典論論文，張懷瓘書斷，御覽一百四十五，又六百八十，又六百九十一，又八百十四，又八百十六，又七百八，又九百八十二。藝文類聚八十，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四。）答賓戲（漢書敘傳上，文選，藝文類聚二十五）難莊論（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八，藝文類聚九十七）功德論（文選，陸機連珠注，北堂書鈔四十）秦紀論（史記秦始

皇本紀注) 離騷序 (楚辭王逸注本) 離騷贊序 (楚辭王逸注本) 高帝頌 (漢書
高皇紀贊是臣頌高帝云) 東巡頌 (藝文類聚三十九, 初學記十三, 又二十二, 御覽三
百五十八, 又五百三十七) 南巡頌 (藝文類聚三十九, 初學記十三引兩條, 見御覽五百
三十七) 安豐戲侯頌 (御覽五百八十八) 寶將軍北征頌 (古文苑, 藝文類聚六十九)
神雀頌 (御覽五百八十八) 擬連珠 (藝文類聚五十七) 封燕然山銘 (范書寶憲
傳, 文選, 藝文類聚七) 高祖泗水亭碑銘 (古文苑, 藝文類聚十二) 十八侯銘 (通典
一百七十七) 典引 (文選, 藝文類聚十) 奕旨 (藝文類聚七十四, 御覽七百五十三,
古文苑) 馬仲都哀辭 (御覽五百九十六) 涿邪山祝文 (文選顏延之曲水詩序注,
王儉褚淵碑文注, 虞義詠霍將軍北伐詩注, 宣德皇后令注, 丘遲與陳伯之書注) 案嚴
目外尙有耿恭守疏勒城賦 (文選注) 祀灤山祝文 (文心雕龍) 與賈逵表請楊終
與諸儒議五經同異 (范書楊終傳) 孝明帝頌 (論衡) 安豐戴侯頌 (文章流別論)
續譚琴道一篇 (范書桓譚傳) 難左氏九條三評等科 (史通申左篇引固集) 梁氏

哀辭（文心雕龍）馬叔持誄（文選潘安仁馬汧督誄注）漢頌論功歌（通典）詠史（詩品）籍田歌（册府元龜五百五十六）等，散句如長安何紛紛，詔葬霍將軍四句（太平御覽）寶劍直千金，指王於樹枝二句（書鈔一百二十二引）又御覽劍引作寶劍直千金，延陵輕寶劍。

附錄一 張溥班蘭臺集（漢魏六朝百三家集第十一册）

賦

兩都賦（有序）西都賦 東都賦 明堂詩 辟雍詩 靈臺詩 寶鼎詩 白雉詩
幽通賦 終南山賦 覽海賦 遊居賦 竹扇賦

表

爲第五倫薦謝夷吾表

奏記

奏記東平憲王蒼

牋

與竇憲牋

{又

{又

{又

{又

{又

書

與弟超書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與陳文通書

議

匈奴和親議

符命

典引(有序蔡邕注)

論難

答賓戲(有序)

頌

寶車騎北征頌

東巡頌

南巡頌

班固年譜

銘

封燕然山銘(有序)

高祖泗水亭碑銘

十八侯銘(鄼侯蕭何

將軍舞陽侯樊噲

將軍留侯張良

太尉絳侯周勃

將軍平陽侯曹參

丞相戶牖侯陳平

南宮侯張敖

衛尉曲陽侯酈商

將軍潁陽侯灌嬰

將軍汝陰侯夏侯嬰

將軍陽陵侯傅寬 將

軍信武侯靳歙

丞相安國侯王陵

將軍襄平侯韓信

將軍棘津侯陳武

曲成侯蠡

達 御史大夫汾陽侯周昌 將軍青陽侯王吸)

論

難莊論 功德論

哀辭

馬仲都哀辭

連珠

擬連珠(五首)

文

奕旨

詩

郊祀靈芝歌

詠史

竹扇詩

附錄二

丁福保班孟堅集

(漢魏六朝名家集第二册宣統三年上海文明局本)

卷一

終南山賦

覽海賦

兩都賦

耿恭守疏勒城賦

幽通賦

竹扇賦

白綺扇賦

漢

頌論功歌詩

靈芝歌

卷二

爲第五倫薦謝夷吾疏

匈奴和親議

與竇憲牋

奏記東平王蒼

與陳文通書

與

弟超書

答賓戲

難莊論

功德論

秦紀論

離騷序

離騷贊序

卷三

高祖頌 東巡頌 南巡頌 安豐戴侯頌 竇將軍北征頌 神雀頌 擬連珠 封燕

然山銘(有序) 高祖泗水亭碑銘 十八侯銘 典引 奕旨 馬仲都哀辭 涿邪山

祝文 郊祀靈芝歌 詠史 竹扇詩

(四)班氏故蹟考 班氏故蹟在北地有班氏北地故居(見前)及班氏北地墓(見山

西省志)其在關中,有班家谷(見前引)茂陵遺址(見前引)此外尚有班馬名區坊,廣育

莊,鄉賢祠,班馬祠,三班祠,四班祠等。北地故蹟渺矣,茲就其關中遺蹟,述之如次:

(一)班馬名區坊 乾隆鳳翔府志古蹟:「班馬名區坊在扶風縣西門外馬岔口。縣

令唐宣文建。今不存。」

(二)廣育莊 嘉慶扶風縣志古蹟:「廣育莊在縣西南,明黃觀察煒建,有碑記。(萬

曆四十七年七月)在飛鳳山,今廢。略云:余備兵涇原,按部鳳岐,訪班氏後,僅自江一人,

貧苦憔悴,其子大者繼宗,乃就傅,次繼文,繼武,尚在襁褓中,父老皆稱班氏後無遷於他

郡邑者。因捐空役餼六十兩,檄扶風黃令置田七十畝於班氏桑園故地。而府屬并黃令

且捐俸廣地六十畝，構屋數間，且具牛種，庶自江無艱於衣食，而廣育其子姓云。」（卷八）

（三）鄉賢祠

嘉慶扶風縣志祠祀：

「鄉賢祠，在縣學戟門右，祀兩漢侍中光祿大夫

班伯，望都侯班彪，伏波將軍忠成侯馬援，大司空安豐侯竇融，尚書令申屠剛，光祿勳張堪，并州刺史郭伋，好時侯耿弇，蘭臺令史班固，定遠侯班超，大司馬耿國，侍中李育，侍中賈逵，司徒魯恭，中散大夫魯丕，度遼將軍耿夔，騎都尉耿恭，潁川太守秦彭，司徒韋彪，順陽侯馬廖，翟鄉侯馬防，將作大匠馬嚴，虎賁中郎將馬敦甫，南郡太守馬融，度遼將軍馬續，河內太守馬稜，西域長史班勇，將軍馬騰，左將軍威侯馬超，高士梁鴻。」（卷六）

（四）班馬祠

乾隆鳳翔府志扶風祠祭：

「扶風縣南有飛鳳山，在縣東門外漳水南，

一峯孤峙，兩掖如翼，形似飛鳳，班馬祠在焉。國朝康熙五十七年，丁腹松修。（班馬祠碑）

乾隆四十七年熊家振重修（三班三馬祠碑）（卷三）

（五）三班祠

嘉慶扶風縣志祠祀：

「三班祠在飛鳳山，祀漢班彪，班固，班超。明萬曆

中，知縣楊策建。國初寇燬，知縣劉濟芳重修。康熙五十七年，知縣丁腹松增祀曹大家，曰四班祠，今仍曰三班祠。（卷六）

（六）四班祠

乾隆鳳翔志府扶風祠祀。「四班祠，在扶風縣飛鳳山南，舊祀班彪及

其二子固超。康熙戊戌，縣令丁腹松重修，增祀曹大家，改爲四班祠。」（卷三）明鳳翔知

府麻城項始震曹大家並祀班廟說：「孟堅氏有一代之書，因以存一代之人物事功典

章也。孟堅氏之有功於漢固已。獨所謂大家者，有功於孟堅氏，因以有功於漢，因以有功

於天下後世。是時也，天下不乏才人，孟堅氏死，天下羣以漢書讓之，大家而不復有異言

者，其班氏世業耶？其後無復傑出者耶？且粉黛青蛾其中秀者弄月耳，大家獨成一代之

書，千古無兩焉。嗟乎！事業文章，天下只知樽俎乎叔皮，父子兄弟，而大家不與焉。嗟乎！不

有大家，千秋萬世，其知西漢有楊子雲否耶？是爲之說。」（乾隆鳳翔志卷十藝文）

論曰：班固爲人，昔賢論之詳矣。范書本傳稱：「固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

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

以此慕之。」（卷七十上）則如固者，蓋亦一博學多聞，篤厚君子人也。張懷瓘書斷：「固工篆書，李斯曹嘉之法，悉能究之。」而漁仲氏則極誣之，一則曰：「班固者，浮華之士也。全無學術，專事剽竊。」再則曰：「固爲彪之子，既不能保其身，又不能傳其業，又不能教其子，爲人如此，安在乎言爲天下法。」（通志總序）其言雖過，亦爲有見。荀悅謂：「孟堅雖篤志於學，以著述爲務，然好博會權寵，以文自通。」（後漢紀）此其蔽也。故蔚宗爲之贊曰：「彪識王命，固迷世紛。」（范書本傳贊）又論曰：「固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范書本傳論）洵爲確評。明張溥班蘭臺集題詞：「安陵班叔皮，清靜守道，有二令子，孟堅文章領著作，仲升武節威西域，天下之奇，在其一門，漢世無比。仲升功名，拔傅介子，張騫以上，孟堅晚節，竟蹶不起，亡時與蔡中郎同年。又以竇氏賓客，爲洛陽种令所捕繫，頓辱更甚。私心痛其才同厥考，而志恥薄宦，冒進失當，不若望都長優遊以終也。叔皮專心史籍，欲撰漢史，孟堅踵就其業，爲人誣訟，陷身獄網，仲升馳闕，分明轉禍爲福。危哉！漢書之得成，更兩世，閱變故，如是其不易也。兩都傲上林，賓戲擬客難，典引居封禪，美新之間，大體取象前

型，制以心極，而師覆徒奔，反在燕然片石。夫惟大雅，既明且哲，蓋孟堅亦讀之而未詳乎。」（漢魏六朝百三家集第十一冊）蓋固之爲人，文采有餘，而節操不足以副之也。

固之生平，可分爲四階段：一爲太學誦讀時代，二爲蘭臺撰述時代，三爲虎觀講學時代，四爲寶府參議時代，是也。當在太學，與賈逵、李育等同時齊名。漢書之撰，實承司馬氏之絕學。范蔚宗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粲然備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若固之敘事，不激詭，不抑抗，瞻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者聳齊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范書班彪傳論）又曰：「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比良遷董，兼麗卿雲。」（范書本傳贊）良有以也。宋景濂曰：「有文史之儒，蓋謂上自羲軒，下迄近代，載籍之繁，浩如煙海，莫不攝其元精，嚙其芳腴，搜其闕逸，略其粗滓，約其支蔓，引觚吐辭，頃刻萬言，而不之止。司馬遷、班固是也。」（宋文憲全集七儒解）故史漢之作，爲史書之冠冕。白虎觀之會，蓋大有造於經學，而固實主其事。陳立謂：「端門化帛，嬴秦肆破術之謠，祕室談經，漢氏開獻書之路。時則意存罔括，志切蒐羅，下幣詔於平津，坐安輪於申傅。是以河間真本，競出民間，東魯佚編，間來壁下。然而詩則魯韓

各授書，則今古攸區，禮溯后蒼，慶戴遞傳其緒，樂原制氏，常山竟絕其傳。向歆則父子殊歸，毛孟則師生異讀。源其授受，本異參商，稽厥指歸，殊清黑白。班氏位參元武，生值東京，待詔金馬之門，珥筆白虎之觀，臚羣言之異同，衷師說之是非。立學官者十有四家，著藝略者三十八種，黍經故訓，雜出西州，蝌字佚文，仍遺東觀。雖一尊之定說未伸，而六藝之微言斯在。」（白虎通疏證序）可謂篤論。至參議寶府，尤能開史蹟上最重大之紀念。匈奴自漢武大興膺懲之師，其勢凌弱，裂爲南北，南匈奴呼邪韓單于，保塞稱臣，其所部雜居內地者，漸同化於華族。北匈奴郅支單于，仍崛強屢寇邊。和帝時再大舉攘之。「北單于逃走，不知所之。」（范書竇憲傳）論者以爲卽歐洲中古期芬族 Huns 之前身，而實建立匈牙利國者也。梁啓超謂：「漢元一役，實可謂全世界史最要之關鍵，其在中國結唐虞三代以來二千年獯鬻獵狁之局。自此之後，中國不復有匈奴寇邊之患。（劉淵等歸化匈奴，構亂於內地者，不在此例。）班固封燕然山銘所謂：「據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非虛言也。然竟以此嫁禍歐洲，開彼中中古時代千年黑暗之局，直至今日，猶以匈奴遺種之兩國，（塞爾維

與匈牙利惹起全世界五年大戰之慘劇。中國歷史研究法其影響之宏遠，亦可見矣。綜上觀之，則班固個人對於漢代史蹟地位之重要，實高出於其同列諸公，雖本具有不可一世之才能。要亦家學淵源，有以促成之也。蓋以班氏之先，爲漢世族，許班之貴，熏灼四方，家有賜書，又足於財，常代學者，咸集其門。固優游其間，應運而出，名香文美，遂以傾動一世。流風所被，一家皆文，班超以武夫爲蘭臺令史，班昭以弱質而續撰漢書，班仔徒之賢而能文，又不獨一大家而已也。淵源既深，卓爾不羣，家學之隆，舉世無雙，瞻仰遺徽，能不慨然興起也耶。

十八年三月完稿於首都。